



日本犬養毅內閣的成立

頌華

日本民政黨內閣，於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崩潰。繼任內閣由政友會領袖犬養毅出馬組織。在我們國難當前之際，對日本這一次內閣的更迭，國人莫不倍切注意。所以我們不能不本「知彼知己之義」，將這一次舊閣倒掉，新閣成立的經過，以及今後的趨勢，就客觀的立場，約略敘述一下。

民政黨的若槻內閣自於去年四月成立以後，其內閣中的人物，本來欠缺一致的精神。這是牠根本上的弱點。如外相幣原嘗在閣議席上以武力侵佔滿洲營諸吞二炸彈，而南陸相主以武力對華，即其一例。又如內相安達常想取若槻的地位而代之，彼此實亦貌合神離。不寧唯是，內閣實主軍縮，軍部深為反對，以致內閣的財政政策，未能實現，財政困難，缺少救濟的辦法。及九一八事件發生以後，內閣中本來比較平和派的人物，不得不隨軍閥亦步亦趨，但仍不能討好力主激進的軍閥。情形若此，若槻內閣怎能不左支右絀呢？

因此，早在去年十一月中旬，閣潮已經醞釀，當時若槻曾微露下野之意，而其朝野對於後繼內閣，即有下列三說，甚囂塵上：

(甲) 聯立內閣說 主此說者，以為後繼內閣應由民政、政友兩黨中選出的中堅分子合組。由舊閣的內相安達為首相，擁護安達者都主張這說。安達本人對此亦極奮勵，希望這說實現。

(乙) 舉國一致內閣說 主此說者，欲以朝鮮總督宇垣，前任總督齋藤，以及平沼驥一為中心，網羅全國文武要人，有力分子，組織一舉國一致的內閣。此說樞府及政友會中人都贊成之。

(丙) 超然內閣說 此說即是以武人為中心來組織軍閥內閣之說。貴族院方面主張此說者頗不乏人，良以九一八事件發生以來，事實上也差不多已是軍人當政的緣故。

願何以這三說竟無一實現，而由政友會單獨出來組織純粹的一黨內閣呢？

講到這個問題，我們現在不妨將其中的經過，再略說幾句，然後再談別的。安達於十一月二十二日，未經若槻的同意，發表文告，主張改組聯立內閣以應付國家所遭遇的財政上與外交上的困難。引起了政局上的一大波瀾。惟因若槻及民政黨幹部決定維持現狀，故內閣未即崩潰。後安達對於他的主張，卻鏗而不舍，求其貫徹，一面與政友會聯絡，一面又往謁西園寺求其援助。西園寺雖勸其暫維現狀，而他則仍努力進行其激起政潮的工作。最後若槻商勸他於（一）放棄主張，（二）立即辭職兩途中擇一而行，以維內閣的命運。但他不肯讓步，故意與若槻為難，若槻乃召集緊急閣議討論辦法，安達又避不出席。於是若槻乃不得已決意辭職。所以若槻內閣之倒，原因雖不止一端，而安達的與他為難，乃是不能維持其內閣的直接原因。若槻內閣既倒，西園寺應日皇之召，特為內閣問題由與津赴東京。安達第一次往謁，西園寺未予接見。因此若槻內閣雖倒，而安達的主張亦未實現。日本政爭的劇烈，元老潛勢力的雄厚，以及內閣更迭的不以民意為依歸，我們都可於此明明白白的看出了。以上所說是日本這次閣潮的經過，現在我們再說犬養毅內閣成立的情形。

若槻內閣於十一月十一日崩潰後，犬養毅以政友會總裁的資格，即於翌日奉組閣之命。他所決定的政友會單獨內閣的名單如下：

內閣總理大臣 犬養毅
 兼外務大臣 內務大臣 中橋德五郎
 大藏大臣（即財相）高橋是清 陸軍大臣 荒木貞夫

海軍大臣 大角岑生
 文部大臣 鳩山一郎
 農林大臣 山本悌二郎
 工商大臣 芬田米藏
 遞信大臣 三土忠造
 鐵道大臣 床次竹次郎
 拓務大臣 泰豐助
 內閣書記官長 森恪
 法制局長官 島田俊雄

新閣中外相一席，據電訊所傳，犬養毅內定由其快婿現任駐法大使，出席國聯代表的芳澤謙吉升任，目下暫由犬養毅自行兼代。新任陸相荒木貞夫係陸軍中將，資格雖不高，但在外勤務之經歷頗豐，嘗留俄十四年之久。大概他在軍界中要算是個「俄國通」了。政友會中有為財相資格者，有山本悌二郎和高橋是清等。現在以前為農林大臣，而以後者為財相，大約因為高橋不但資望較深，素有財政專家之稱，而且他還會竭力反對過民政黨內閣金解禁政策的緣故。內閣書記官長森恪，曾於田中內閣時代曾任外務次官，在政友會裏要算是極能够奮鬥的一員，故有「滿身都是鬪志」之稱。他在九一八事件發生以前，竭力主張以「國力的發動」解決滿蒙問題。鐵道大臣床次竹次郎是個對華強硬論的健將。我們若不善忘，當可記得他在議會裏攻擊幣原「軟弱外交」極為激烈，並且還在九一八事件之前逞其雄辯，說過「日本在滿蒙的地位為日本生命之所繫，設起不安搖動，我們決不能默視，滿蒙不特與我們經濟上有重大關係，即東亞和平的關鍵，亦在滿蒙問題。滿蒙而起搖動，即東亞和平的搖動……日本對於東亞和平的責任，以全力

負荷。各國有確認日本在東亞之地位的必要……」拓相泰豐助在野時亦很批評幣原外交，與床次如一鼻孔出氣，嘗說：「幣原外交是第三者外交。」其意謂幣原不負積極的責任，忘其當事者的地位。不多說別的，單看新聞中人才濟濟，有這許多寶貝，則其對華的政策的内容，亦可不言而喻了。

當犬養毅內閣的名單初發表後時，嘗見有人因爲南次郎不復爲陸相，表示欣喜的態度者。這當然是錯覺。日人對華的手段，那裏會因南陸相去職而改變呢。不特此也，新陸相荒木是個「俄國通」。他之榮任此職，其中必有對俄作用。這是我們不可不加以注意的。蓋政友會一方面要對華積極侵略，一方面又不能不顧慮別國的抗議，於是不得不假對俄的題目以緩和歐美帝國主義的國家反對他武力侵略我東省的空氣。日本獨吞我東省，固非歐美帝國主義者所願，但是她控制蘇聯，使得蘇聯勢力難於南下，那是他們都十分願意的。以彼所願，易彼所不願，使他們不能不坐視其魚肉我東省，其用心是十分狡猾而險惡的。但蘇聯的感覺十分銳敏，在政友會組閣消息傳出的翌日，哈爾濱方面即傳有這樣的電訊：

哈埠俄領事命召集駐東北各地的領事到哈，傳達密令。該埠俄國共黨連日有密議，關係奉其政府之命，討論對日計畫。海參威俄軍已準備出發，並向民衆徵軍費，每戶一元。

87849
由上述情形看，我們可以曉得，政友會內閣上臺後，不但對華將更其

強硬，並且或將不恤引起日俄間的糾紛，亦未可知。但這是不足爲怪的，蓋政友會原來以三井財閥，大地主，軍閥爲背景，其立場是在發展軍國主義，以遂其向外侵略的目的，不改其田中的積極政策。據外電，新外相芳澤回日時將取道俄國，並擬在俄逗留幾時，這也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政友會內閣上臺後的趨勢雖如此，然若謂牠今後可以一帆風順，貫徹平素對內對外的種種主張，卻亦未免速斷。日本自對我東省用兵以來，軍費浩繁，財政上實少辦法。加以國內失業者雖名爲只有四十幾萬，但據最近由日歸國華僑所述，其實數當在二百萬以上，且有續增之勢。來日大難，不難想見。內閣現雖重行禁金輸出，但其好影響恐爲時甚暫，一般人都已慮到日後恐將不免發生反動的，深刻的，不景氣。財相高橋表示不欲長久留職，政府擬推山本條太郎爲次長，以便高橋辭職後繼任，然山本謝絕就任次長。財政困難，於此益顯。還有一層，政友會在議會中是少數黨，決難操縱議會。民政黨係多數黨，其內閣因安達拆臺而倒，決不甘心雌伏，殆可斷言。故將來發生新的政潮，乃是意中之事。但日本政局無論怎樣變化，無論那個內閣上臺，假使我們政府和民衆不能持久的對她帝國主義積極抵抗，則其對華政策，決不會變更。這當然是大家已經覺察的。所以我們愛國的民衆和能夠代表民意而對民衆負責的政府，惟有不論日本那個財閥軍閥的內閣上臺，總是加緊的積極抗日，這纔是對付以經濟和武力侵略中國的暴日最正當的辦法。